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本義集成卷六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九 經部

周易象下傳本義附録卷六

元 熊良輔 撰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 集疏 程子曰澤性潤[illegible]虛受潤是一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中以受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 ○丘氏曰山以虛則能受澤心以虛則能受人 咸其拇志在外也 集疏 蔡氏曰外謂四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集疏 程子曰二居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應之正故戒以先動則凶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也惟順理則不害也謂守道不先動已 咸其股亦不

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集疏程子曰不處謂動也有陽剛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項氏曰亦不處承上文也言腓之柔固不能以自主而股之剛亦復如之則為可吝也○徐氏曰世之君子位居人上所守不正感不以道而又徇夫褻御在下者之私情至於多行可媿者皆執其隨也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集疏泉峰龔氏曰貞則未有所私感而於事无所害故吉而悔亡若憧憧則有所私感矣故不能公溥而惟其朋應之安能光大乎咸其脢志末也志末謂不能感物集疏楊氏曰居得尊位无思无慮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為上之道也咸其輔頰舌滕

口說也集疏愚案上六正當兊上故有輔頰舌滕口說之象滕口說者以言感人而人不從是徒多言也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集疏程子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丘氏曰震出也巽入也震剛在外巽柔在內二者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巽出而居外震入而居內則二者易位而風雷益矣故君子體之則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之所以不同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集疏徐氏曰爻際之道自有淺深若交之淺而遽以深求之豈理也哉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集疏郭氏曰可久之道無他中焉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

不恒其德无所容也久非其位

安得禽也集䟽項氏曰九三剛躁而不常九四以不中不正為常不常者固无所容常久而非其道者亦无所獲故曰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振恒在上大无功也集䟽項氏曰初六居巽之下以深入為恒也上六居震之極以震動為恒也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皆凶道也象辭加始字上字其義明矣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集䟽語録問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義天上山下相去甚遼絶象云君子以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絶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遠者愈善也曰恁地推得好○蔡氏曰山高起而止於下天上運而相違遯之象也遠小人艮象不惡而嚴乾象

遯

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執用黃牛固志也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嘉遯貞吉以正志也集疏泉峰龔氏曰九五剛陽中正不係於陰能正其在已之志以遯為美而樂之此其所以為嘉而吉也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集疏愚案上九之遯愈遠愈不干於利害故曰无不利无所疑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自勝者强集疏程子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强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非君子之大壯不能也故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語録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

事○潘氏曰乾上震下順乎天而動也順天而動動罔不正一毫不正則非天矣是以非禮弗履也乾下震上為大壯乾上震下為无妄皆天理也非人為也○泉峰龔氏曰禮天理也乾象履動而行也震象雷在天上以天而動非禮勿履順理而行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困窮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

集疏程子曰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其困窮而凶也○泉峰龔氏曰合遯九四象辭而觀之壯敗罔困之說似未然

藩決不羸尚往也

集疏蔡氏曰前无困阻可以上進故曰尚往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集疏蔡氏曰詳審也不詳其質之不堪而用壯者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昭明之也集疏項氏曰明德以象日自昭以象出地大壯之象君子以非禮弗履晉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聖人之言壯言明大率如此世人以敢凌人為壯以能察物為明豈不遠哉○丘氏曰晉之自昭明德致知之學也乾之自強不息力行之學也易大象惟乾晉以自言之致知力行君子盡己之事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集疏蔡氏曰正釋貞言進退之閒獨行乎晉之正耳○徐氏曰居无位之地以寬裕自處不汲汲於求進乃其宜也故无咎若已受命則是當事有官職苟一於裕則有曠廢之失能无咎乎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衆允之志上行也集疏丘氏曰三以柔進於下卦之上而在下二柔信而從之二柔之所以信而從之者以其志同乎上行也

鼫鼠

貞厲位不當也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集䟽語録曰晦地象明日象晦即是不察察若晦而不明則晦得没理會了故外晦而内明乃好○項氏曰明而見傷本非美事然天地之間既有此象君子觀之皆為有用是道也用之以居人上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豈非君子之善道哉大象之辭非聖人其孰能修之○蔡氏曰涖離象衆坤象用晦坤象明離象君子于行義不食也惟義所在不食可也六二之吉順以則也集䟽蔡氏曰以柔居中故順而有則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箕子之貞明不

可息也集疏泉峯龔氏曰箕子徉狂晦其明者也晦其明則明全而不息是則箕子之貞也初

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照四國以位言集疏丘氏曰六二受人之傷者也以其順則故卒能自全而免禍上六傷人之明者以其失則故卒自禍而隕身順則者文王失則者其紂與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身修則家治矣集疏程子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則事之由內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恒也物謂事實恒謂常度法則也言謹行修則身正而家治矣○語錄曰火中有風如一爐火光此氣自熏蒸上出是也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蔡氏曰物恒內也言行外也外本乎內風自火出之象

閑有家志未

變也志未變而預防之集疏程子曰閑之於家人志意未變之時是以悔亡志變而後治則所傷者多矣乃有悔也六二之吉順以巽也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集疏蔡氏曰處家之道易以情勝義雖曰過嚴亦未為失節名分之謂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集疏丘氏曰家人利女貞則女貞者家之本也一卦四陽二陰陰皆得位女正之象也女子之道以順為正聖人於二之象曰順以巽於四之象曰順在位以言女子未有不順其夫而家道得其正者故二象皆以順言之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集疏丘氏曰治家之道尚嚴在彖以嚴正為吉五以相愛為義何也曰嚴以分言正家之義也愛以情言假家之義也假有感格之義故象以相愛言之○泉峰龔氏曰交相愛則一家之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莫不相愛非特夫婦而已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

集疏 愚案治家之道末歸之反身所謂身修而後家齊也反身之道如何明善誠身而已之矣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二卦合體而性不同

集疏 程子曰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語錄曰彖辭言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本義所謂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項氏曰睽非善事也然有當睽者同而異是也二女同居所謂同也其志不同行所謂異也在君子則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皆同而異也同人於異中見其同睽於同中而得其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馮氏曰彖傳

言睽中有合所以濟睽也大象言同中有異所以用睽也火上而澤下其性不同睽之所以為異也澤上而火下其勢不久革之所以去故也

見惡人以辟咎也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交孚无咎志行也厥宗噬膚往有慶也遇雨之吉羣疑亡也集疏愚謂當睽異之時疑心易生六三上九又處不當位故其疑為尤甚象謂羣疑亡者睽極則變陰陽和而為雨羣疑以之而亡也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集疏程子曰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

之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馮氏曰蹇難也水遇山之險阻其抵觸激射曲折旋伏而不進所以為蹇也君子觀坎險艮止水流不行之象其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已而自修焉所以濟蹇也○新安胡氏曰反身即思不出位之義艮象修德即常德行之義坎象

往蹇來譽宜待也集䟽泉峰龔氏曰往則入險不如有所待待謂待時而動非終不往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集䟽泉峰龔氏曰六二之匪躬而不言其濟難之功者其才弱力不足以濟志義可嘉終亦何尤之有哉○愚謂六二有濟蹇之才故雖當蹇時而能致匪躬之節故終无尤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集䟽項氏曰九三艮之主爻二陰之所依也其曰來反內喜之者猶言季子來歸喜之也九三為內所依故曰內喜上六依內以濟故曰志在內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集䟽

項氏曰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與貴皆指陽為言六四以九三為實而已連之上六以九五為貴而已從之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集疏

泉峰龔氏曰大陽也而陷於陰中五君也而陷於坎中皆大蹇之謂也當大蹇之時必得衆賢之助乃克有濟而六二以中正相應蹇蹇匪躬盡王臣之節則同類之朋宜皆並起而助之矣○愚謂當大蹇之時而得朋來以濟蹇故曰以中節也若當蹇之時而朋不來不得為中節矣且二五剛柔得位得中所以中節也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集疏

項氏曰上六以來碩為吉以見大人為利碩指九三九三內卦之上爻故曰志在內也大人指九五九五六爻之最貴故曰以從貴也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集疏

蔡氏曰赦宥解象過動震象罪陷坎象馮

氏曰解散也解緩也過小而罪大有過者散釋之有罪者寬緩之皆解之義也解為屯之對雲雷交結而為屯雷雨動施而為解雷雨作天地所以解萬物之屯赦宥行君子所以解萬民之屯○新安胡氏曰坎在上為雲在下為雨方雲雷而為屯則陰陽未通及雷雨作解則陰陽已通矣屯者難之始解其難之散與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集疏蔡氏曰際謂交際柔居解初入坎尚淺而承剛應剛得剛柔交際之宜難必解矣故曰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解而拇未當位也君子有解小人退也公用射隼以解悖也集疏泉峰龔氏曰悖謂三也悖亂而為難者也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集疏語錄

曰觀山之象以懲忿觀澤之象以窒慾慾如汙澤然其穢濁能汙染人須當塡窒了問觀山以懲忿曰人怒時自是恁地突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又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釋褐楊氏曰山殺瘦澤增肥山下有澤損之義也○丘氏曰忿慾吾身愛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如山之突凡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慾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淫使人不覺故窒之難懲忿惟用心之剛者能之窒慾非見理之精者不能也○愚案觀山以懲忿有取於靜養之象觀澤以窒慾有取於止水之象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集疏蔡氏曰中即正也惟以守中為志

一人行三則疑也損其疾亦可喜也六五元吉自上祐也集疏丘氏曰六五以柔居尊位與九二為應本受下之益者也而上九與五相

比又從其上而益之故象曰自上祐蓋指上九而言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而其相益亦猶是也

集疏 程子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雷風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見善則遷則可盡天下之善有過則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語錄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頓然改之如雷之勇決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厚事即大作之事在下而任厚事踰其分者也故必所作之事大善而吉乃得无咎不然咎將有所不免矣

或益之自外來也 或者衆無定主之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益用凶事欲其困心

衡慮而固有之也**集疏**愚謂益之以凶事雖曰災自外來而已反受益乃其己分之所固有者非自外來也若二之或益三之或擊乃自外來者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集疏泉峰龔氏曰六四之告公以益民為志故得見從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於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集疏**項氏曰祿惡積而喜決決則及下德惡決而喜積決則放逸而不為我居矣是施祿者以決為美而居德者以決為忌居積也施祿象兌之缺居德象乾之純○蔡氏曰施祿

及下澤潤下之象居其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寀居德則忌二説皆通因附於此

不勝而往咎也有戎勿恤得中道也集疏蔡氏曰先事則當惕及事則不可憂得居中之道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備矣集疏程子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近於上六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語録曰中未光者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如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集疏愚謂以一陰處五陽之上為所夬決无所號呼而能久長者鮮矣時勢然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集䟽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象誥四方風行天下之象○馮氏曰自上而下曰施以上諭下曰誥天與萬物相遠而鼓舞之以風君與萬民相遠而鼓舞之以號令皆姤遇之道也○泉峰龔氏曰天下有風姤與風行地上觀相似故在姤則曰施命誥四方在觀則曰省方觀民設教曰施曰誥自上而下天下有風之象也曰省曰觀周歷徧覽風行地上之象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集䟽蔡氏曰以柔道而牽於二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集䟽易氏曰賓指九四初為二所包義不及於四故二包有魚而四包无魚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集䟽蔡氏曰謂未牽於初也○泉峰龔氏曰三與初非比非應故三未為初所牽雖其行次且而不進亦无大咎也○愚案牽只當如上文訓

進義謂未牽引也未牽蓋釋次且義**无魚之凶遠民也**民之去己猶己遠之**集䟽**徐氏曰民謂初柔遠民謂去初遠也**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集䟽**泉峰龔氏曰志不舍命橫渠張子所謂盡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五與初相遠本无相遇之理惟守其中正含晦章美而靜俟之則其遇將有自天而下者矣中正含章所以盡人謀志不舍命則一聽之天命也**姤其角上窮吝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而治之之謂**集䟽**語録曰大凡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預為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纔人少多閙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為之防也又澤本地中今却上於地上必有潰決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馮氏曰水上於地聚而不流者有隄防以瀦之

也不虞者出於意料之外也水上必下水聚必散寧免不虞之決衆聚必爭物聚必奪寧免不虞之變聚土謹防所以戒澤之不虞聚兵為備所以戒國之不虞也又曰水行地中而澤上於地水不能常上於地也故萃有不虞之戒水流下火炎上而水在火上水不能常上於火也故既濟有思患之防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引吉无咎中未變也集䟽丘氏曰二與五應而雜於衆陰之閒二居中不變必待九五引而進之然後往焉所以吉而无咎

往无咎上巽也集䟽蔡氏曰巽順也從上二陽有巽體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萃有位志未光也未光謂匪孚集䟽泉峰龔氏曰以九居五有其位者也徒有其位故人或匪孚此志之所以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慎今案他書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 集疏 語録曰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悴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則退○馮氏曰木生地中日長而上有升之象自下而升上順也木之升也而成材人之升也而成德皆以順而積者也以順而積由小而大棟梁者拱把之積聖賢者其片善之積與○項氏曰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巽為高物之高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能高也木之始生伏於地中積而不已其高干雲其大蔽天此木之積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九二之孚有喜也升虛邑无所疑也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於山之象 集疏 泉峰龔氏曰順事者順以

事上也六四居近君之位不可復升故獨言其至誠事神以為事君之比六四坤體爻位俱柔順而又順者也故能如此其文王小心翼翼以服事殷之事乎故以亨岐山言之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集疏童溪王氏曰彖曰柔以時升蓋謂五也六五貞吉升階言於正既吉其升有序以階言之揖遜而升者也人君皆升乎天位而所以升則不同舜禹之事聖人所欲也湯武之事豈聖人之所欲哉故貞吉升階為大得志若夫明夷之九三其所大得乃南狩之志爾非聖人之本心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集疏泉峰龔氏曰冥升者其升已極昏迷而不知止者也然升極當降長極當消長則富而消則不富也○愚案爻曰利于不息之貞而象曰消者反而言之也惟不息其貞則利不然則消而不富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

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集疏

語録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屈也○馮氏曰澤所以瀦水也澤在其上而水在其下則澤中无水矣君子之處困也有命焉有志焉命在天而致之志在我則遂之困而安於困者命之致也困而有不困者志之遂也若小人處之凡可以求為幸免者无不為也而卒不得免焉則亦徒喪其所守而已矣體坎險以致命體兑說而遂志○愚案致命豈特以委人之謂委致於天可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君子當窮困之時知其无可奈何而委致於命焉則可以遂吾志矣語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記曰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皆致命遂志之意也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蔾乘

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集䟽項氏曰來徐徐小象解之曰志在下明此句指初六也雖不當位即解各字有與即解有終字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説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集䟽語録問木上有水之義曰如草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項

氏曰説者謂運以轆轤舉以桔槔為木上有水此皆汲者之事非井之本象也凡大象皆據自然无用人為者草木之液自下而升上出其杪往來不息者自然之井也勞民坎象勸相巽象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言為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為惻

井甃无咎修井也寒泉之食中正也元吉在上大成也集䟽愚案井以上出為功自初之泥二之谷三之渫四之甃井已完矣至五則寒泉為人所食至上則井道之大成也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集䟽語録曰水能滅火則只是陰勝陽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

歷明時○小舟李氏曰晝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歷元者无窮之革○項氏曰澤中有火天之革也治歷明時人之革也凡改世者必治歷改歲者亦必治歷治一世之歷者可以明三正五運之相革治一歲之歷者可以明十二月六十甲子之相革兑為巫史治歷之象也離為日中明時之象也○丘氏曰人在澤中水火相克故為革歷數時會存乎變也日行周天歲差甚微積之久則差始見而歷法不容不更故治歷取諸革也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集疏　徐氏曰已日猶言次日也卦以下爻當一日自初至二已日之象六二當革之時上應九五其才文明其體柔順其位中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猶已日而革者亦不輕變也故以之征行則吉而无咎而有可嘉之功也○泉峰龔氏曰嘉如嘉乃丕績予嘉乃德之嘉言為君所嘉也二與五應處革有功故為所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 集疏 程子曰審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必得當至於是可以革矣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 改命之吉信志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信志即有孚之謂也革以有孚為本信足以孚乎人心則可以改命而得吉矣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集疏 釋褐楊氏曰其文炳者禮樂法度煥然一新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集疏 王氏湘卿曰豹虎之小者九居五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陰也君子豹變之象虎文疎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五與上革道已成故皆言變然豹變之蔚然不若虎變之炳然也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

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集疏語録曰正位凝命言人君臨朝也須安莊端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那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天之命○馮氏曰天位不正則傾天命不凝則覆正位凝命鼎之大用也鼎者革之反鼎為凝命之象革有改命之象○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之本形也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津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正位離象離為南面之位凝命巽象巽為命○丘氏曰革言改命鼎言凝命蓋凝其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重守之其旨微矣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不慎其所往

則為仇所疾而陷於惡矣 集疏 程子曰二不昵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是乃慎所之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自守以正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集疏 蔡氏曰鼎耳在五而與為異故曰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失信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信如何也只是无可奈何之謂與小過初六小象不可如何也之意同九四不勝其任而自取覆餗之凶則亦末如之何也已矣

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集疏 丘氏曰實陽也謂六五之鼎耳本虛而受鉉中以為實者蓋虛中所以為受實之地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集疏 愚案上以剛居柔故曰剛柔節而比德於玉也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集疏 馮氏曰雷聲相屬為洊重震之象恐猶驚也懼

猶畏也既恐而懼亦洊之義修其所未為省其所已為既修而省亦洊之義雷之震也莫不恐懼恐懼之定莫不修省體震以恐懼體洊雷以修省昭然上帝之臨而无貳爾心矣震之用也○丘氏曰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使恐懼而不修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无懼也恐懼憂其變之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洊震象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集疏愚案恐致福謂恐懼方能致福也後有則故笑言啞啞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來厲乘剛也震蘇蘇位不當也震遂泥未光也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中謂中心集疏泉峰龔氏曰中未得者處震之極志氣消索中无所主也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集疏項氏曰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獨兩山並立各止其所不相往來人之一身至易止者背至難止者心能使心之所思各止其位不貳不遷則可以言止矣○馮氏曰艮為山山止其所不移改也位者止之所也思而出位失其所止也思而不出其位得其所止也隨所居之位而安焉者也故曰不出所居之位自樂日用之常所以用艮也○愚案兼山艮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此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也觀六十四卦大象又有以見易之有關於世教人心為甚大

艮其趾未失正也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艮其輔以中正也正字羨文協韻可見

敦艮之吉

以厚終也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字下有脫字

集疏語錄曰山上有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馮氏曰山上有木其長以漸為漸進之象居積也德以漸而積俗以漸而善德者俗之表也久居其德而俗化成焉德以漸而善俗也內卦艮止也居德者止諸內也外卦巽入也善俗者入於外也體艮以居德體巽以善俗又曰益動而巽進德之象漸止而巽居德之象○丘氏曰夬以決潰為義故居德則忌漸以積累為義故可以居賢德也○泉峰龔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升之象曰順德積小以高大以成於已者言也漸之象曰居賢德善俗兼成於人者言也二卦取象之意也○愚案鄭東卿云古易善字下有風字理或然也

小子之厲義无

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為徒飽而處之安矣

集疏泉峰龔氏曰二以中正應五而得祿非尸位素餐者比故食之衎衎而樂也○愚案坎體多說酒食六二之飲食衎衎互坎故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集疏泉峰龔氏曰漸之為義有進无退九三過剛不中進比處二陰之外上而不反離其羣醜而往不復者也進比六四之陰合不以正失夫婦之道而孕不育者也若能用其剛勇扞禦外寇則不順者去而順者可以相得矣夫指三婦與寇似皆指四而言也○愚案艮體故利禦寇順相保順慎通用只是謹慎以相保守也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

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集疏　丘氏曰賢達之人進處高潔不累於位非外物所能亂其志足為天下儀表矣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雷動澤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集疏　馮氏曰澤上有雷澤氣隨之而上為女人從人之象有始必有終終身不改歸妹之終也有新必有故恩義或替歸妹之敝也君子觀此象也謹之於始務求其終則有終矣戒之於新知其有敝則不至於敝矣永終則不敝知敝則不俟其終而後圖之所以用歸妹也永終當如澤之隄防知敝當如雷之警省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謂有常久之德　集疏　釋禍楊氏曰歸妹以娣禮之常也跛而能履二承五初承二吉相承也

利幽

人之貞未變常也集疏丘氏曰象於初曰以恒於二曰未變常惟各安其常此初之所以吉而二之所以利與歸妹以須未當也集疏丘氏曰未當者以六居三以柔乘剛也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上六无實承虛筐也集疏愚案上六以士女對待而言而此獨舉承筐无實者以陰爻故也言承筐无實則刲羊无血之義在其中矣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集疏程子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皆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

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其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蔡氏曰折獄離明象致刑震懼象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集䟽

程子曰夫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己之心有加尚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集䟽

泉峰龔氏曰三應上六昏蔽之極不可與成豐大之事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六五之吉有慶也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藏謂障蔽

集䟽

語録曰天際翔也是其屋高大至於天際却只是自障蔽又曰是如翬斯飛樣

言其屋之大蔽障闕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集疏** 蔡氏曰火行山上而不留旅之象也明離象慎艮象不留獄火行而不處之象○馮氏曰不留獄者於刑易至於輕誤而明慎於用刑者其獄類多淹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其善用旅者與○丘氏曰山者火之所旅久則延燒獄者因徒之所依留則淹滞旅有行而不處之象故火不可使久處於山因不可使久留於獄也○建安張氏曰山在内為主火在外為客山止而不遷猶旅館也火行而不居猶旅人也君子體火行山上而不留之象而以之用刑明則无遁情慎則无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恐其留獄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集疏** 程子曰志意窮迫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為災患耳

得

童僕貞終无尤也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終以譽命上逮也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集䟽程子曰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潘氏曰處旅之極居高用剛始意甚快其如終何于易者禍生於所忽而莫之察也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義集䟽語録問申命是兩番降命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

物也○隆山李氏曰天下有風姤所以施命若風相隨而至則是申命之象古之出命者必反復申戒之然後其事可行於天下○項氏曰凡卦之有巽者多文教風俗之事小畜之懿文德蠱之振民育德觀之觀民設教姤之施命誥四方漸之居賢德善俗巽之申命行事鼎之正位凝命皆此意也○丘氏曰風所以發揚天之號令君子體隨風之象發號施令反復申戒然後見之行事申命者所以致其戒於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於申命之後重巽有申命之象隨風有行事之象○愚謂以卦言之則上下皆巽取其上以巽出命而下以巽順命也以畫言之取其二陰爻皆在一卦之下而順乎陽從命之義也以其重巽也故有申命之辭以其巽順也故可以行事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紛若之吉得中也頻巽之吝志窮也

集疏 童溪王氏曰謂之頻巽則頻失可知三以剛處

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勉為屢失其志易窮故可吝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九五之吉位正中也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乎凶言必凶

集疏

愚案正乎凶也正乎問辭凶也應辭言喪其資斧則雖正亦凶正字釋貞字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集疏

程子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互有滋益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蔡氏曰講兌象習重兌象○饒氏曰習重也重險故謂之習坎凡學字下著習字者既學而又重學講字下著習字者既講而又重講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

集疏

徐氏曰疑謂係於陰也卦四陽惟初與陰无係故其行未疑若二之有悔四之商兌

五之孚于剝皆係於陰而其行不能无疑者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集䟽程子曰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悅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九四之喜有慶也孚于剝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

集䟽泉峰龔氏曰五居說體以陽剛居尊而不知戒懼故易至孚剝而取危也

上六引兌未光也集䟽蔡氏曰牽引為說非光大之道也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

集䟽程子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馮氏曰設為郊祀以享上帝知天无二主尊之之極也為

之宗廟以時祭之使人知反本親之之至也古之立國者必郊祀上帝必先建廟社以係人心所以合其渙也

初六之吉順也集疏 泉峯龔氏曰順謂順乎二也順乎二而藉之以拯渙所以得吉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集疏 泉峯龔氏曰九以四奔二去危就安得其所願者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集疏 潘氏曰居下之上有應於外故其志將不私其身以濟渙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王居无咎正位也集疏 程子曰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可以无咎矣

渙其血遠害也集疏 丘氏曰三上二爻陰陽相應然三渙其躬則曰志在外上渙其血則曰遠害三欲其應上上不欲其應三何也三處險內而應在外則為有所攀援而出險故三以有應於上為美上處險外而應在內則為有所係累而不能去故上以不應三為善

又易以陰應陽為柔得剛援陽應陰為剛為柔累故陰爻應陽多吉陽爻應陰多凶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集疏馮氏曰體坎以制數度體兊以議德行彖傳言財用撙節之節象傳言爵位品節之節○泉峰龔氏曰水上澤下以澤受水其容有限節之象也制數度者古人於衣服器用宮室莫不有多寡隆殺之等使賤不踰貴下不侵上所以立節也議德行者人品之不齊德有小大材有高下隨其人品而等第之使大小高下各得其分所以為節也夫人欲富貴之心无窮苟非有以限節之則將如水之泛溢矣制為數度議其德行視其人品為爵位之等第不使名器少有濫焉此君子用節之道也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集疏蔡氏曰塞謂二剛在前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集疏張子曰王弼於

此无咎又别立一例只舊例亦可通若漢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説夫人有過而能改則復何咎之有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集疏 程子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故能安節而致亨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苦節貞凶其道窮也集疏 愚案節本非中正之道節而至於苦彖言不可貞闕上六居節之上苦節之極者故曰其道窮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

集疏 語録曰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中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馮氏曰澤虚而善受風順而善入相孚之象甫刑曰獄成而孚又曰輸而孚此議獄緩死有取於中孚也議獄者詳其輕重之

宜緩死者思其可生之路謂死囚中有未必死者存也獄成矣而又議之罪至死矣而又緩之惟恐失其實而傷其生所以用中孚也議獄兑口象緩死巽不果象○新安胡氏曰象言刑獄五卦噬嗑豐以其有離之明震之威也賁次噬嗑旅次豐離明不易震皆反為艮蓋明貴无時不然威則有時而當止至於中孚則全體似離互體有震艮而又兑以議之巽以緩之聖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見於謹刑如此何其仁哉五卦中惟文王於噬嗑中取用獄象夫子又即賁豐旅中孚以盡其義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集踈泉峰龔氏曰志未變未有他從也有他從則志變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或鼓或罷位不當也馬匹亡絶類上也集踈蔡氏曰類陰也絶三之類而上從五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上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集疏 丘氏曰雷陽也方伏於地中其聲未發於卦為復及出於地上其聲和暢於卦為豫在於天上則震薄宇宙於卦為大壯今在山上則已離於地而未升於天其聲小過而已○泉峰龔氏曰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皆過於小事而不過於大事過於近而不過於高遠過於質而不過於文者也其禮奢寧儉喪易寧戚之意與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

密雲不

雨已上也已上大高也集䟽丘氏曰小過陰過而六五又居二陽之上陰氣閉結陽不得達故但為密雲而不能為雨也○泉峰龔氏曰密雲不雨小畜謂其尚往者陰不足以畜陽而陽尚往也小過謂其已上者陰過乎陽而陰已上也一為陽之過一為陰之過皆陰陽不合之象所以不能為雨也弗遇

過之已亢也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集䟽古徐氏曰水性潤下而居上火性炎上而居下相交以為用既濟之象也為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每生既濟之後君子慎思而預防之則不至於患矣坎險在外固當思患離明在内固當預防○泉峰龔氏曰水上火下雖相為用然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相交之中相害之機伏焉故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能防在乎預能預在乎思思患而預防

所以用既濟也曳其輪義无咎也七日得以中道也三年克之憊也集疏程子曰三年克之勞憊之甚以見事之至難也○語錄曰用兵不得已也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言其不可輕用也終日戒有所疑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集疏愚案殺牛以祭重祭也不如淪祭之受福蓋東鄰之時已過而西鄰正得其時也其文王與紂之事乎來協音離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集疏馮氏曰離火在上坎水在下水自水火自火物其氣不交為未濟之象水為潤物火為炎物

離上而坎下水火有其辨也以重卦觀之火居南水居北文王卦位也離上坎下水火不失其居也君子體之慎於辨物使物以羣分慎於居方使方以類聚也○泉峰龔氏曰辨離明象居坎陷象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極字未詳考上下文亦不協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 集疏 語錄曰極或云當作拯字○愚案只是極字當未濟之初而濡其尾不知其終濟否邪故曰不知其極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集疏 泉峰龔氏曰以九居二本不可以為正但居得其中所行適宜所謂中以行正者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集疏 愚案初六曰濡其尾不知其極上九曰濡其首亦不知節是皆不知未濟之義也知未濟之義則當有所

待而知所止矣有所待則不至於濡尾知所止則不至於濡首故曰不知其極不知節也

周易象下傳本義附録卷六

周易繫辭上傳本義附録卷七

元　熊良輔　撰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於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集疏

程子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語録曰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易之括例○丘氏曰上篇稱繫辭者四曰繫辭焉而明吉凶曰繫辭焉所以告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則知所稱繫辭皆指卦爻下之辭為言非此之謂也○愚案易卦下之辭謂之彖彖曰以下謂之彖傳爻下之辭謂之象象曰以下謂之象傳此所謂繫辭傳而无經可附蓋總

括卦爻之大意固非篇內所稱繫辭之謂而去漢以來以繫辭名之今謂之繫辭亦可也又案歐公謂繫辭非聖人作殊不思道德性命之藴六經之理皆自此書而出而天地事物之情狀靡所不載矣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著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

陰陽此之謂也

集疏語錄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而吉凶亦猶是生耳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又曰天尊地卑以下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易書與天地準處如此○項氏曰言易至變化而備變化者易之大業也自此以下極言變化之道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集疏語錄曰摩是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圜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又曰相盪只是相摩又盪比摩便闊了○又曰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起那下文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

處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變化之成象者

集疏語錄曰此四句是說易中之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集疏語錄曰成男成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牝牡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又曰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處須錯看又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那卦了那雷霆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闔捩了幾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摹寫他這箇○丘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動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之以人體乾坤者終之○愚案天尊地卑至八卦相盪是由天地以說歸易鼓之以雷霆之後是由天地以說歸人八卦相

盪而為六十四卦此言易之書鼓之以雷霆以下又言八卦之功用在天地閒者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集疏郭氏曰易始於乾坤而乾又為坤之始是為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生於坤坤始於乾亦大始也○語錄曰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又曰大始是萬物資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行之時故有為○愚案上面方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下面繼之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蓋乾知大始父道也坤作成物母道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集疏語錄曰乾惟行健則其施為自是容

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无滯礙要做便做更无等待非健不能也又曰坤最省事他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陰則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乾而生物又曰簡易只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有人健則遇事自然易又如人稟性順及其作事則自然簡然乾之易只管上一截事到下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知是做起頭能是做了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

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集疏 語錄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問易知則同心者多易從則協力者衆是如何曰易知之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緒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又曰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集疏 張子曰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其

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與天地參乎○語録曰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又舉易以明天地間事○項氏曰先以天地之理明聖人所以作易之本復以在人之理明聖賢體易之用

二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集䟽語録曰自伏羲以上但有此六畫而无文字到文王周公乃繫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剥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觀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

剛柔相推而

生變化 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集疏** 語錄曰易中說卦爻多只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爻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 **是故**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亦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集疏** 語錄曰吉凶悔吝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是做出不好可羞吝底出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因

其辭之吉而得之象可見因其辭之凶而失之象可見因其辭之悔吝而憂虞之象可見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柔變而趨於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集疏語録

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變化之已成者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曰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又曰

四句皆互換往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陽退自陽而趨陰也又曰聖人設卦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句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語錄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集疏曰易之序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爻之辭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

所值吉凶之決也○此第二章

集疏 語錄問所居而安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又曰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出之當否動而輒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違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惟盡乎一爻之時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集疏 語錄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交變之義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卦於辟上所以為卦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此卦爻辭之通例集疏語錄問小疵只是未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是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説只管蔭惡庇護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蔡氏曰吉凶悔吝无咎即卦與爻之斷辭也失得者事之已成著者也小疵者事之得失未分而能致得失者也善補過者先本有咎修之則可以免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集疏語錄問貴賤之位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又曰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震動也如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集疏 語錄問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丘氏曰第三章就吉凶悔吝上添入无咎說既欲人於悔吝上著力尤欲人於介上用功蓋人知悔則以善補過而无咎雖未至吉亦不至凶也若又於悔吝之介憂之則但有吉而已所謂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者也併悔吝亦皆无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小險大易各隨所向○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集疏 語錄問卦有小大曰看來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泰大有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困小過之類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亂底便是不好人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便平易小卦辭便艱險即此可見矣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集疏語錄曰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皆有所以與天地為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徙地糊合使泯無縫罅底意思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又曰綸謂兩條相合各有條理言雖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胞合不滲漏底意綸則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不綸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愚案彌字從弓猶治弓者以膠角纏緜胞合而成一物也綸字從絲猶治絲者千條萬緒而使之各有條理也易書所以載天地造化之理是與天地為準則能與天地為準則故能彌合綸理天地閒之理而不散漫不紊亂也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

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申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集䟽語錄曰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天盤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又曰物生之初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為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又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顯而為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為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无而已問天文有晝夜上下地理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

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觀晝夜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卻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魄離魂之意亦可見矣○又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鬼雖屬陰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徂落徂便是魂之游落便是魄之降又曰陽魂為神陰魄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丘氏曰天文氣之所成地理形之所成察者觀之詳天文屬陽陽明也明者易見故可觀地理屬陰陰幽也幽者難知故當察察故所以然也人於

仰觀俯察之中而求天地所以然之故則幽明之理可識矣○泉峰龔氏曰情以理言狀以氣言知鬼神之狀則知其情理氣本不相離也○愚謂易之書與天地準故用易之書可以觀天地間之理觀天文而知明察地理而知幽原始而知生反終而知死精氣為物則知神之情游魂為變則知鬼之狀所以然者陰陽之變化而已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集疏 語錄曰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若此心在外必與天地不相似與天地相似凡事都不出這範圍之内所以方得知周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又曰旁行而不流此是行小變而不失其大常又曰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又曰安土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己私渾是天理更无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思只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新安胡氏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仁知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樂天知命故不憂知之盡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仁之至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此聖人仁知之極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如此○愚案自仰以觀於天文以上是聖人用易之書以下是聖人用易之書以盡性而所以窮理與天地相似以下是以盡性者仁知二者而已知周萬物旁行樂天知命皆知之事道濟天下不流安土敦乎仁皆仁之事知之盡

仁之至性之所由盡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此聖人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兼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

集疏

邵子曰神者易之主也所以无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无體○臨邛張氏曰易者陰陽也神者陰陽不測也○語錄曰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圍裹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恰如做一箇模範都包裹了試言一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又曰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

小闊狹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又曰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人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言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問神无方而易无體曰能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兼通而无所不知方始見得這神无方而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有所遺通晝而不通夜通夜而不通晝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了又曰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愚案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易之神所以立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易之神所以行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易之所以神妙而聖人所以盡性至命也在書則謂之易在天地閒則謂之神神也易也一而已矣神妙不測所以无方之可指變化无窮所以无體之可驗

總論 項氏

曰凡言易者皆指易之書也此書之作與天地準故此書之用能彌綸天地之道此二句一章之至意也自仰以觀於天文至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神无方而易无體此三者彌綸之功也又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即所謂彌也曲成萬物而不遺即所謂綸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即知幽明死生鬼神之事也

五　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集疏　程子曰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語錄曰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又曰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則是道之全體非陰陽之外別有道也又曰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

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滚將去只這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又曰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氣然其所以為一陰一陽者乃道體之所為也○愚案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以在天地間造化而言道之全體也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此以在人而言道之流行也大傳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對器而言即所以一陰一陽者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集疏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程伯子曰天只是以

生為道繼此生理即是善也善便有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却待他萬物自成其性須得○語録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又曰善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成之者性自夫人物之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又曰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又曰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問繼善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稟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又曰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説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又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元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

則曰命在人則曰性流行於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即是性又曰造化所以發育萬物爲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爲成性問明道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成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朱子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說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之發見亦如此○愚案繼之者善乾道變化之義也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義也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善之繼也元者善之長善即元也人物得所稟受者性之成也率性之謂道則性即道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集疏程子曰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語録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闚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愚謂道之全體徹上徹下初无間也道之流行則有天人之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夫造化而言繼之者善自夫造化之流行而言成之者性自夫人物之稟受而言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自

夫君子日用事物當行之理而言雖有天人之分而道之全體則徹上徹下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集疏

程子曰運行之迹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語録曰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藏諸用是顯諸仁骨子又曰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仁安得而无憂又曰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又曰无心便是无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曷嘗有心來又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政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曰顯諸

仁千條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便是骨子天下萬事萬物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蔡氏曰用者神運无迹仁者庶物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同一道也此言用而不言知天不可以知言也此天人之道所以分也○泉峰龔氏曰仁内也體也而顯諸仁於外用外也用也而藏諸用於内體顯於外則為用用藏於内則為體此本義所謂顯者自内而外藏者自外而内也語意與顯道神德行相似蓋道隱矣而易能顯之德行顯矣而易能神之皆交互為說但彼以隱顯言此以内外言也○愚案仁内也發而為生育之功是顯諸仁於外

也用外也蘊而為機緘之妙是藏諸用於內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者也造化之德業運行變化於天地之間豈容心也哉蓋機緘之妙非衆人之所能測識也聖人寓之於書則與天為一矣故曰易與天地準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集疏語錄曰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箇物事了方始相連續去○蔡氏曰富有廣大闕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與陰陽升降變化无窮其日新之謂與○愚案大業仁也故先言富有盛德用也故次言日新

生生之謂易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集疏語錄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集疏語錄曰效法之

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密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猶呈也一似說效犬效牛效羊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蔡氏曰象者法之未定法者象之已形乾主氣故曰成象坤主形故曰效法○項氏曰繫辭於天地或稱成象成形或稱成象效法或稱法象或稱觀象觀法大率皆以形對象故法字訓形形即刑字故刑法通稱皆言其成形而不變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集䟽 語録曰占出這事變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人占矣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自富有至效呈是說其理如此用處都在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

用

陰陽不測之謂神

張子曰兩在故不測○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集疏

語錄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神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有所託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矣○泉峰龔氏曰生生之謂易日新之德也成象效法富有之業也知來通變顯諸仁也不測之神藏諸用也自顯諸仁至此通是一意但顯諸仁以下是以造化機緘之妙言生生之謂易以下是以易道言極數知來以下是以卜筮言至陰陽不測之謂神則造化機緘之妙在

於卜筮非至變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愚案道之流行於天地閒本一陰一陽而已而其流行之中有節目焉以其繼之故謂之善以其成之故謂之性而性成之後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而百姓莫不日用矣此天道之流行所以生人物而聖人獨能全斯道也自顯諸仁以下又自天道以說歸易以其富有故謂之大業以其日新故謂之盛德以其生生不已故謂之易以其成象效法故謂之乾坤以其知來通變故謂之占事以其陰陽不測故謂之神雖有許多節目其實只一陰一陽變化无窮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一章之綱也

六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閒則備矣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

集疏語錄曰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錯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

是无所欠缺只觀之人道便見又曰未動底須此道理都是眞實所以下箇正字○潘氏曰言乎遠則極其所往而不禦言乎邇則不過靜正而已言乎天地之閒則洪纖高下无一物之不備此易之所以廣大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别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集疏 語錄曰健者天之性情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情坤亦然又曰其動也闢大抵陰陽兩件如陰兩畫成一爻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所以大生廣生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又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氣言之則天之氣却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一而實地雖緊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二而虛又曰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又曰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畫有這理便有是畫畫是載得那理底○愚案上言夫易廣矣大矣下言廣大配天地則此廣大者蓋指言易也易之廣大遠則不禦所謂其大无外也邇則靜而正所謂其小无内也惟其廣大也故天地之間萬事萬物无所不備而可以配天地也又案乾坤本天地之性情專直翕闢又乾坤之所以為性情也乾之靜也專一而不二其動也直直者坤之德也此乾交乎坤也坤之靜也翕聚而不散其動也闢闢者乾之事也此坤交乎乾也乾坤靜則靜而正專且

翕動則直而闢而廣大生焉則其遠也孰禦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此第六章

集疏語錄曰廣大配天地以下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問配是配合底意思否曰是相似之意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易簡之善則觀於人之至德可見易簡是當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愚案聖人以天道人事而寓於易故易之書可以配天道人事也廣大乾坤也變通者乾變坤坤變乾也乾陽而坤陰也乾易而坤簡也

七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

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語錄曰知崇天也是致知事禮卑地也是踐履事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是放教著實做去又曰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又曰知却要極於高明禮却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无非至卑之事又曰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填敎二三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卑似地底又曰人之知識不可不高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又曰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是知禮〇丘氏曰知如天之崇故所知日進於高明而德

以崇禮如地之卑故所行日就乎平實而業以廣○愚案子曰字乃後人所加恐學者以易其至矣乎屬上章故加子曰以閒之後面多是引經故各加子曰字以喚起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此第七章

集疏

語錄曰天地設位一句只是要引起説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性存存道義便自此出又曰成性只是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又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愚案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言天地纔分无非易道之流行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即理也易之理既存於易之書則道義皆從此出矣故上面云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

廣業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集疏　語錄曰賾雜亂也見說文古无此字只作嘖今從臣亦口之義又曰與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從口這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又曰聖人見陰陽之變化雜出纔畫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六十四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又曰聖人見那陰陽之變化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是擬議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他物之宜一陽在二陰之下則為雷象一陰在二陽之下則為風象擬是比度之象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集疏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語錄曰會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又曰會是衆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郤導大窾此是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者理會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脈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後可行典禮又曰觀衆理之會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此之謂觀會通又曰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如堯舜揖讓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言天下之

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惡猶厭也

集疏 語錄曰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箇雜亂冗閙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无不盡也又曰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又曰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問賾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集疏 語錄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曰然又曰此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不善則為凶矣又曰這變化就

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

釋中孚九二爻義

集疏

語録曰鶴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卻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問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

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言爾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閒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閒而其言有味也

集疏

語錄曰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去○耿氏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者物或閒之而其迹異也迹雖異而心同故物不得而終閒焉其利斷金則其閒除矣閒除則合故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其相好之无斁也○蔡氏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即先號咷後笑之義○泉峰龔氏曰此以出處語默釋先號咷而後笑與周公爻辭本文小異各隨其意解之可也○愚案同人爻稱

先號咷而後笑而夫子釋之以其利斷金其臭如蘭蓋六二與九五為正應故其同心感應如此而物終莫之能間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

集疏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愚謂錯諸地果何物而以茅藉之蓋陰居陽下故也四陽在上而一陰承之猶以茅而藉物則其敬謹之至得巽順之義也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集疏程子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也○愚案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勞謙德言盛禮言恭釋君子之人致恭以存其位釋有終吉之義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釋節初九爻義集疏蔡氏曰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在人所當節也密

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愚案節初九曰不出戶庭无咎九二曰不出門庭凶是有時而不當出有時而當出也今曰亂之所生言語以為階甚矣言之招禍也諺云禍從口出言之當謹也不特戒於初九雖九二之當出亦當以言為戒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集疏 蔡氏曰聖人作易以盡情偽盜之情亦无不知也人之有釁盜乃乘之解之六三據非其位所以致寇也推而言之上慢下暴慢藏冶容皆其致寇之釁也

總論 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

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為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化无窮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子之辭又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簡本在第十六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集疏語録曰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六七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蔡氏曰自其奇偶而分之則一三五七九為陽二四六八十為陰自其先後而分之則生數為陽成數為陰也又曰天地者陰

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為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集疏 孔氏曰天一與地六相得合為水地二與天七相得合為火天

三與地八相得合為木地四與天九相得合為金天五與地十相得合為土也○語錄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竟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又曰卦須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一箇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蔡氏曰成變化行鬼神其五行之謂與夫陰陽五行不能相无也易言陰陽故不容及五行夫子特於此章發之○泉峰龔氏曰五位相得之説當從孔氏蓋既謂之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且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故不若孔之的也○愚案天地只是陰陽而已天一地二只是陰陽相間而成五行一與二相得則陽與陰相得謂各有合者不特一與六

合而為水之類而已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一陽一陰亦皆有合也一二三四五天地生數之合六七八九十天地成數之合一三五七九天數二十有五陽奇數之合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三十陰偶數之合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陽奇陰偶之數合也以十二支而言子與丑寅與卯皆相得之類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不特是也亥子合為水寅卯合為木巳午合為火申酉合為金辰戌丑未分旺四季辰合寅卯而為春未合巳午而為夏戌合申酉而為秋丑合亥子而為冬所謂各有合者非止一端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宫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

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閒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閒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

集疏

程子曰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而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〇語錄曰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之數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以揲蓍求卦底又曰大衍五十而蓍一莖百根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四十有九蓋兩儀之體具而未分之象也或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

四十有九此一說也天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而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又曰掛一一歲揲左二歲扐左三歲一閏揲右四歲扐右五歲再閏也一掛之閒凡再扐即五歲之閒凡再閏之象也○呂氏曰參天兩地以為五小衍之成十兩其五也大衍之為五十十其五也○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一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之奇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之奇於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者蓋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者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宗者一也○愚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者河圖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者洛書地十圖之數也洛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為心腹乃天五一圖耳

天一至地十蓋有十圖天一圖藏六成數得數四十九地二圖藏七成數得數四十八天三圖藏八成數得數四十七地四圖藏九成數得數四十六天五圖藏十成數得數四十五地六圖藏一生數得數五十四天七圖藏二生數得數五十三地八圖藏三生數得數五十二天九圖藏四生數得數五十一地十圖藏五生數得數五十五大衍之數也其圖次序一由洛書天五圖數所推蓋數始於一小衍之成十天一至地十是也大衍之成五十天一至地十十圖是也舍地十圖之五十而不用而用天一圖之四十有九者一為數之始而能變十為數之終而不能變也故五十為體數而四十九為用數此十圖乃康節之所推言出於希夷今以大衍之數合之良為有用然則章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正為此大衍張本而彼則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而此則大衍之數五十由虛五而生也大衍之用數四十有九由虛六而生也謹綴其圖於首

知易君子必有取焉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集疏 文集曰策者蓍之莖數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以掛扐之外見存蓍數而言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皆得少陽少陰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集疏 語錄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義不是

萬物恰有此數○郭氏曰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二皆坤之六也合而為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象萬物之數也

總論

語錄曰係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知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揲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又曰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

入字去說他了○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眞所謂與天地相似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集疏語錄曰營謂經營易即變也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然後成爻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蓍如前經營積下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集

䟽語錄曰道較微妙无形影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又曰此說蓍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必於蓍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佑助於神也○項氏曰易之成書雖曰六十四卦而反覆推衍不出乎八卦故彖辭用八卦之義以成六十四卦之義象辭因八卦之象以成六十四卦之象以是八者推而達天地萬物之情古今萬世之變无不合者故曰八卦而小成言其義之約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言其用之周也是故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贊助神化之妙故曰顯道神德行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變化之道即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啓蒙備言之

集疏 泉峯龔氏曰此所謂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即承上文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為言也蓋河圖之數奇偶相合體也故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大衍之數錯綜成卦用也故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為成變化所以行鬼神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變化者神之所為而神不離於變化知道者必能知之○愚案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能知易道變化之妙則知神之所為神之所為不測固未易知也能知變化之道則神不外是矣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十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

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集疏

語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以其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且以乾初九一爻明之如潛龍勿用辭也陽至九而極則變為陰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也問辭占是一類動器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辭占是一類者曉得辭方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胷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

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

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著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集疏 語錄曰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則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扣作以易之言說似於上下文不順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謂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

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集疏

語錄曰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湊參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為言又曰揲著本无三數伍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考變通則未嘗不用也又曰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有迭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陰上去做陽陽下來做陰便如綜相似又曰錯綜其數便又是九八七六九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錯綜自是兩事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又曰成天

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新安胡氏曰荀子註參伍猶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集疏

程子曰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於此也○語錄曰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著便應无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處著見乃感而遂通也又曰易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

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又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同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周流貫徹而无一毫之不仁也又曰寂是體感是用當其寂時

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集疏

語錄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上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來且如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曰易傳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至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又曰研是研窮他幾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无之間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

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集疏

程子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能觸之而无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語錄曰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故其下說成務又曰幽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蔽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

十一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

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集疏

語錄曰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又曰易之為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設教逐卦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覆冒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粗及於有象皆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只自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又不待卜筮而後見也○泉峰龔氏曰通志以開物言定業以成務言斷疑以冒天下之道言惟其能冒天下之道所以能斷天下之疑茍其道有不備又何足以斷天下之疑也哉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集疏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文集曰蓍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又曰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又曰以此洗心者中心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

寂然不動也○語錄曰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卻因已見底道理推求出來底事便是知來又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卻未用之著龜故曰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卻不犯手爾○丘氏曰四十九著分掛揲扐陰陽老少變化无方故其德圓而神六十四卦象辭森列吉凶得失一定不易故其德方以知貢猶告也三百八十四爻剛柔迭用九六相推其理又變易以告人故其義易以貢○易音亦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神物謂著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教人而於此焉齋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集疏

語錄曰聖

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蓍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問明察之義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與易同○先生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然齋戒便會靈聖不齋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齋三日戒問齋戒只是敬否曰固是敬但齋較謹於戒到那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无了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是退聽於鬼神○問神明其德曰顯道神德行便是這神字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為又曰是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

總論

文集曰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齋戒以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又曰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齋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語錄

曰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聖人自用此理又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又曰著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此道理在此而已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而不殺也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丘氏曰心即神明之舍人能洗之而无一點之累則此心靜與神明一於揲著求卦之時能以齋戒存之則此心動與神明通心在則神在矣不然著卦特枯莖蠢策耳何以神明其德靈應如此哉

是故闔

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集疏　語錄問闔戶謂之坤一段曰只是這一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發見而未形謂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離他不得又曰民生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也陽之噓也戶之闢也羣蟄由是而作也是謂之乾陰之翕也戶之闔也羣動由是而息也是謂之坤先坤後乾

陰陽之義也一闔一闢交易代換是謂之變往來不窮運行悠久是謂之通物生之初微而可見則謂之象物成之後實而有形則謂之器聖人因象器之自然修道立教制器利用有不容違之則是謂之法民生日用或出或處民咸用之是謂之神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集疏

語錄曰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

上加一偶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毎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又曰太極便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先從實理處說其論生則俱生則太極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則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雖然自見在事物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本而言則太極生陰陽也○文集曰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夫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愚案以加卦畫言之則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此以象數言也以理氣而論太極未分則天地未判之時也天地雖未判而陰陽四象八卦固已寓於其中矣

太極既分而天地判所謂生兩儀也兩儀既立而春夏秋冬之循環不已溫涼寒暑之流行无窮四象著矣四象著而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氣交感發其間而八卦之名立焉故上面言乾坤闔闢下面言天地四時也莊子謂易以道陰陽正此意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集疏

語録曰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又曰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又曰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面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愚案自太極分而至於八卦吉凶已見矣吉凶生大業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萬物之理无不該矣故曰大業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是故法象莫大

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著龜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集疏語錄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著龜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賾隱以物象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

而遠者致矣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言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與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集疏 張氏曰通於天者河也有龍馬負圖而出天降其祥也中於地者洛也有神龜載書而出地呈其瑞也天將雨而山川必先出雲氣況易之興也豈无先至之祥乎此河出圖而洛出書聖人則之而易興於世也○新安胡氏曰神物謂蓍龜則之則四十九之用成變化謂陰陽效之則卦爻動靜備象謂日月星辰循度失度而吉凶見象

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皆作易之本也○或問聖人則河圖以畫易而兼言洛書何也愚曰河圖洛書本相出入河圖河圖則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洛書之數四十五乃天五一圖其地十圖五十數正大衍之數也天一圖四十有九正大衍之用數也是則聖人則河圖以畫卦則洛書以衍數而圖書本相出入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集疏

錢氏曰有其象而无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斷則使人无所疑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集疏　郭氏曰前擬議七爻皆不稱易曰後往來屈伸以下十八爻皆稱易曰此錯簡當在莫益之下

十二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也　集疏　語錄曰立象盡意不獨是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

卦以畫情偽不是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看來情偽只是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行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皆是鼓之舞之之意又曰變通盡意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問鼓舞是振揚發明底意思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丘氏曰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體變通鼓舞二者言用易之事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

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毁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

集疏張氏曰乾坤其易之門邪言易出入於乾坤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言易含畜於乾坤也故乾成位乎上坤成位乎下而易立乎其中矣○語錄曰乾坤易之緼向論底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已著此理乾坤則是體骨○文集曰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故曰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問乾坤成列是兩畫之列是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又曰乾坤只是說卦此易只是說象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

道理又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則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丘氏曰易未嘗无乾坤亦未嘗息特以卦畫不立无以見其變易之理而併與乾坤之功用不可得而見爾○愚案乾坤其易之緼只看乾坤二卦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矣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荅上句之設問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是反說乾坤不成列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從可見則乾坤之功用似乎息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

章以人言

集疏

語錄曰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事物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其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己有益又曰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又曰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著如此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說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離乎道處又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又曰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又曰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又曰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之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月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曰只在那

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子時便截取子時屬明日所謂變也又曰通是通其變將已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愚案中庸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形而下者謂之器費也形而上者謂之道隱也費可見而隱不可見器則費而道則隱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集疏語錄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

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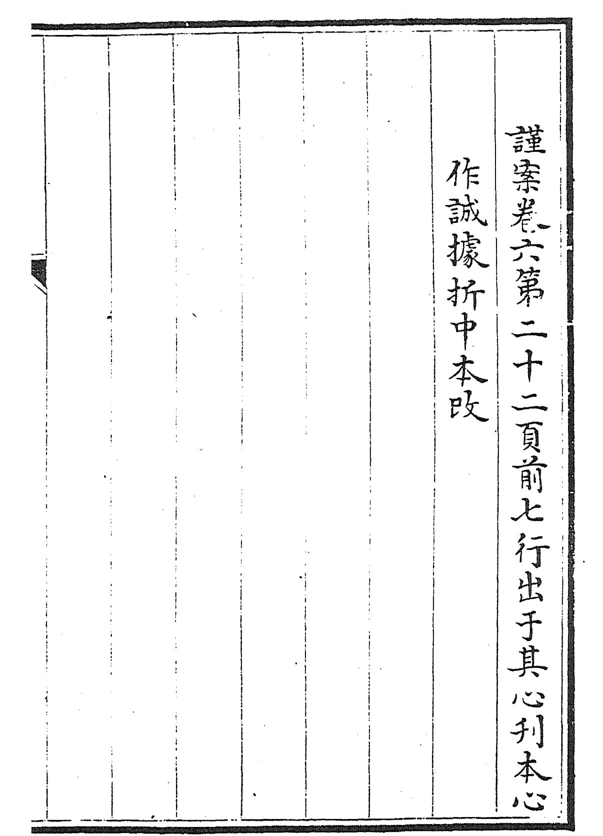
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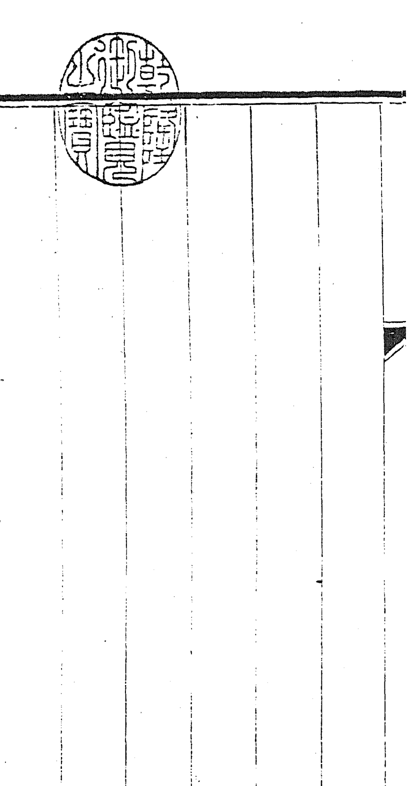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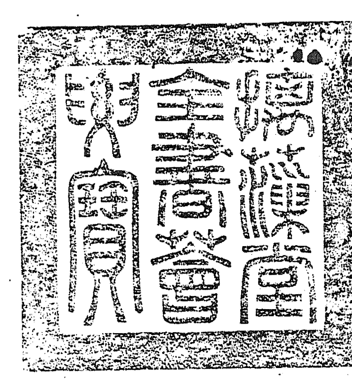
集䟽語録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

總論語録曰神明一段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之道說至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粗處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說得又微矣○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體易道於已也

周易繫辭上傳本義附録卷七


謹案卷六第二十二頁前七行出于其心刊本心作誠據折中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趙友彬